

# 唐绍仪的沪北旧居及其姻娅圈： 以新见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为基础\*

王启元

**提 要：**唐绍仪曾在卸任北洋总理后，寓居上海北部租界的公馆之内，在此迎娶第三任太太。但那座沪北唐宅因文献不足征，几乎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。依据近年新刊布的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，终于找到沪北唐宅的准确位置，甚至，此建筑主体依然保存完好。同时，据唐档记载这所宅子属于其第三任岳家、顺德吴氏的产业。这种档案文献与地方史志相结合的研究方式，可以更加深入与全面地还原历史人物的活动空间与因缘，赋予历史场所丰富的内涵，成为勾连地方史志与现实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纽带。

**关键词：**唐绍仪 档案 地方研究 老靶子路 吴淞宣 旅沪粤人

唐绍仪（1862—1938）字少川，广东香山（今珠海唐家湾）人，曾为清末南北议和北方代表、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，为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之一。学界已有多种专著论文讨论其生平贡献及评价之外<sup>①</sup>，近日所推出的唐氏基础文献的整理编纂成果，尤以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唐档”）最为吸引人眼球，其中披露档案种类多样、形态丰富，涉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，大多为首次公开，可以为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、外交史、经济史、制度史等提供具体而鲜明的细节。<sup>②</sup>除了所涉宏大叙事史料外，唐档同样为大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唐绍仪本人社会生活的素材，这其中唐氏第三次婚姻及婚后上海居所等前人不曾讨论过的话题，今天可以依据新刊布的唐档材料，略置一论。新刊布的名人档案文献，对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其中所保存的地方性书写，是地方史志研究最重要的素材补充，也是未来史志撰写与研究重要的拓展方向。如同此次唐档中有关近代旅沪粤人群体的记载，可为本领域研究提供全新线索，遂不揣浅陋，略加论列以飨读者。

## 一 收信地址“老靶子路”

作为近代粤籍“中山帮”杰出代表的唐绍仪，是近代史绕不过去的重要人物，而其生平宦海商界几度起伏，皆与上海有着多重不解之缘。唐氏早年于上海求学，并作为第三批留美幼童从上海赴美留学，在其后的外交生涯之中，亦曾多次出入上海。在辞去北洋首任总理位（1912—1930）及陈济棠“两广事变”（1936—1938）后的时间内，唐绍仪更是两次寓居上海。如此则上

\* 本文写作得到虹口区档案馆同仁的大力支持，以及广州市建筑遗产保护协会顾问陈晓平先生、上海市外办谈会明先生、上海图书馆祝淳翔先生等的帮助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① 已有唐绍仪生平研究如政协广东省珠海市委委员会编：《唐绍仪研究论文集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；张焕宗：《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》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；张晓辉：《唐绍仪传：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》，珠海出版社，2004年；杨凡逸：《折冲内外：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，1882—1938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16年等，另有多篇论文涉及唐氏生平，兹不赘引。

②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20年。下引唐档皆出自此版本。

海无疑成了唐氏一生的第二故乡。在“第二故乡”上海市内，最为人熟知的唐宅，为其最终遇刺所在的福开森路寓所（今武康路40弄1号）。严格意义上讲，位于武康路的唐绍仪旧居，实际上是他的女婿诸昌年的寓所，唐搬入的时间为1937年“八·一三”淞沪会战开始之后，至其遇刺时，刚好一年多一点。<sup>①</sup>较之漫长的“第二故乡”的生活，这一年多武康路的生活，虽然有些不平凡，但实在太短暂。

相比而言，唐绍仪自民国元年辞职抵沪后便住下的地方，似乎长期不为学界所知，在那里唐氏度过了至少18年（1912—1930），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叶。在新刊布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中，那栋颇为低调奢华的唐氏旧居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。甚至，这座体量巨大的近代公馆建筑，很可能依然存在于沪北，与西南的武康路唐宅南北呼应。唐档无意间为沪上名人旧居的研究与开发利用，提供了重要线索与坚实的证据。在唐档所存1912年后唐绍仪往来信函、公牍、账册、电报等文献中，大量出现当时唐氏所收信件、信封，其中不少信封上透露了唐氏民国后沪上居所的路名——老靶子路。

老靶子路旧为宝山县南境川洪浜一部分，曾为宝山、上海两县界河之一。在租界“万国商团”民兵武装被收编后的1870年，工部局便在此建打靶场，靶场南面新筑道路，称为“靶子路”。20年后，工部局靶子场北迁至今鲁迅公园一带，场前同样修了一条“靶子路”（约今东江湾路南段）。其后，界河上的那条“靶子路”便被称为“老靶子路”，1943年改今名武进路。

“老靶子路”及与之相交的吴淞路、北四川路（今四川北路）一带，晚清以来一直都是粤籍侨民的聚集地，广肇公所、粤侨商业联合会、广东旅沪同乡会等广东人社团都在附近，亦适合粤籍大佬唐绍仪居住。同时，老靶子路一代，为美租界及后来公共租界的北缘，租界与华界的界限在老靶子路北侧虬江故道上。此处任淞沪铁路通车后，成为站台和铁轨，唐绍仪选择住在此地，部分原因也是出于租界地段与出行方便的考虑。

今存档案中第一封存老靶子路唐宅门牌号的信封，是时任淞沪护军副使的卢永祥于1912年夏天寄来的，不过留下来的信笺内容倒不是卢帅所属笔，而是抄了张作霖致卢帅的来信，呈给唐绍仪的。<sup>②</sup>张作霖多封来信内容，皆为1912年6月他部下第五军吴俊升部挫败日本策动“满蒙独立”的阴谋。其中一个信封上，有明确的门牌号：“老靶子路一百四十号”。

1913年10月，时为工商部次长的王正廷，来信催促唐绍仪许诺入股中华捷运公司的股银5000块，顺道对唐贺新喜（唐氏婚礼事详下），王氏来信署“老靶子路一百四十一号”<sup>③</sup>。事实上，“140”和“141”两个门牌可能都是唐旧居所有。在以后的10余年间，李烈钧、吴佩孚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汪精卫、岑春煊、王祺、殷汝骊、刘新盛、内田静雄、罗家衡、朱锡麟、廖天成、黄奕住、段祺瑞等30余位海内名流与唐家亲属，成功投递这两个门牌号。<sup>④</sup>最准确的地址应该出自唐绍仪自己，他在1924年给广东时任省长胡汉民、为同乡民陈情的信封上，署“老靶子路140号”<sup>⑤</sup>；不过，如护法急先锋的孙洪伊，来信署“老靶子路十一号”，显然只是笔误。<sup>⑥</sup>

① 参见李天纲：《武康路40弄1号：唐绍仪旧居》，转引自方世忠主编：《武康路》，中华书局，2017年。

②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，第11313—11319页，共4封来信。

③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，第11427—11430页。

④ 其中李烈钧函，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5册，第12697—12707页；吴佩孚函，参见同册第12722—12726页；章太炎函，参见第12727—12730页，余不一一出注。

⑤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6册，第13180—13182页。

⑥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，第11634—11636页。按，唐档编纂者以此通作者为“黄兴”，误，信末署名孙洪伊。

也有极个别的人把信寄到老靶子路127或128号,如梁士诒、朱镜宙、朱启铃等,原因不详。梁士诒1915年1月来函此地址署的是“唐存善堂”,为唐家于不远处的慈善机构,可能和广东人社团有关。<sup>①</sup>

唐绍仪沪北旧居门牌数字看似明确了。不过到了1927年,唐绍仪门牌突然多出一个号来。时任日本驻沪副领事长冈半六递上的拜访函的信封之中,地址换成了244号。<sup>②</sup>此后几年里,“140”与“244”号有若干次混用,交替成为唐氏来函地址。显然,这几年唐绍仪并没有搬过家,而老靶子路也并没有再向西拓路一倍的可能,门牌的变化其实只是由于当时工部局对门牌路政的调整所致。但是由于近代上海路政门牌号甚至路名变化过多次,且文献并不易查找,今天仅凭“老靶子路140号”或“244”号的记载,直接到武进路上去寻找,是不会有收获的,还需要在文献中寻找线索。

1915年,一位姓黄的后生来信干谒,信封署“老靶子路西头一百四十号”<sup>③</sup>。1916年,流亡日本的黄兴自东京来信与唐商议反袁之事,信封署“上海美租界老靶子路河南路口”<sup>④</sup>。同年7月14日,报人徐祝平来的长信,地址则署“上海老靶子路西头路北”<sup>⑤</sup>。今按老靶子路西头、“河南路”即今南北路路口,及“西头路北”等信息,就要明确得多,基本可以锁定今天唐宅的大体位置,为今属静安区的武进路街区。唐家始终住在老靶子路西首,老靶子路也没有向西筑路,那里已属于沪宁铁路上海站(老北站)区域了。

今天,唐宅旧址处正进行旧区改造,武进路西首老建筑的年代与类型复杂。其中最醒目的建筑无疑是武进路580—588号东西楼。网传建于1911年,彼为虞洽卿置业,实误。<sup>⑥</sup>但这则传闻中有其合理的部分,那两幢楼中的一幢,可能是一位与虞洽卿同当量的民国大佬宅邸;从现在对应的材料老靶子路河南路口北首看,其中的那幢西楼,很可能就是唐绍仪的旧宅。历史照片也佐证了这一猜测。黄薇一文曾披露一幅唐绍仪家人民国9年(1920)冬在家门口的合影,照片同见于《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》(上册)之中。<sup>⑦</sup>照片中的建筑拱券与风格,与今武进路588号无异,沪北唐宅,当在此处。

这幢折中主义风格建筑,最初由泰昌洋行建造,于1905年12月请照,落成时间当为一年后的1906年,今天外观保存尚好。其中,建筑正面大拱券窗门结构保存完好,只有侧面入口小拱券入口处被封,不易观察,但其上部的山花结构依然完整。主楼侧左侧山花配小拱券的结构,亦可以参照建筑二楼,基本与一楼一致。结合唐档信封所记“老靶子路西头路北”及历史照片与现存建筑对比,可以确认,位于今武进路西首的这幢历史建筑,就是唐绍仪的沪北旧居。

① 梁士诒函,参见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,第11490页;朱镜宙函,参见第26册,第13054—13059页;朱启铃函,见第26册,第13273—13274页。

②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,第13712—13714页。

③ 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,第11528—11531页。

④ 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,第11625—11631页。

⑤ 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3册,第11684—11693页。

⑥ 参见新浪博客“高参88的博客”:《武进路580号—588号东、西楼》,2015年7月19日; [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\\_5d1bd480102vze5.html]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d1bd480102vze5.html), 2021年8月1日。笔者按,其实虞洽卿公馆位于离此不远的海宁路山西北路口。

⑦ 参见黄薇:《澎湃·私家历史·唐绍仪要协商,孙中山要革命,道不同不相为谋》,2014年9月9日, [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\\_forward\\_1245883](https://www.thepaper.cn/newsDetail_forward_1245883), 2021年8月1日。照片同时参见《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》(上册),第11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7年。



图1 唐绍仪家庭合影，最后一排右侧老者即为唐绍仪（引自澎湃博文）



图2 唐绍仪全家合影处门厅现状，所存结构与历史照片一致（笔者摄）



图3 今武进路580—588号西楼外观（笔者摄）

## 二 亲家顺德吴氏

回到这幢唐氏旧居，唐绍仪在这里度过了一生比较闲适的岁月。这一时期，国内政坛波诡云

谯,出现“二次革命”“护国运动”“联省自治”“南北和会”等重要事件,而唐绍仪本人却没有过多纠缠其中,至多是在这栋豪宅中,频繁收取各方往来信电,极少抛头露面。

细究起来,这幢为唐绍仪带来清福的豪宅,其实并非唐绍仪个人或家族产业,而是其最后一任夫人,顺德吴维翘家的资产。更准确地说,房子产权所有者为其丈人吴涤宣。<sup>①</sup>所以,这一时期内,一些知道底细的人们,来信信封上都会写明“吴公馆”。

关于顺德人吴涤宣个人及其家世的研究甚少,除了知道他曾在1911年任广州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外,还知道他担任过德国美最时洋行(Messrs. Melchers & Co.)的买办。吴涤宣决定把18岁女儿嫁给比自己还大十余岁的唐绍仪,其实也出于偶然。唐绍仪突然丧偶后,不得不开始新的择偶之举。1913年,唐自广东勘察与澳门界完后坐船抵沪,其时已有风声,唐绍仪是来续弦的。唐绍仪一生娶两妻两妾,其中第一位原配为同乡张氏,死于庚子之乱。后纳某妾,所出一女即为顾维钧第二任夫人唐宝玥;复于驻朝鲜总领事前后,纳朝鲜郑氏为妾,郑氏在1912年限于产后食物中毒。郑氏去世后,唐家开始物色新夫人,一年后的1913年夏礼成。

1913年初,“宋教仁案”爆发。政治上本游走于北洋与革命党间的唐绍仪,此时更无法做出选择,遂决定先到上海租界当寓公,静观时局。《时报》报道:“唐少川由粤乘安徽船,于昨十九日抵沪,现寓靶子路唐静波家。闻唐君此来,为续弦起见,即娶粤人吴涤孙(美最时洋行买办)女公子,年十八岁,而吴君则三十九岁,唐君则五十三岁,老夫得其女妻,可为一时佳话云。”<sup>②</sup>岳丈吴涤宣当生于1875年,少唐绍仪14岁。报道中提到另一位“唐静波”,其生平虽不详,亦频繁出现在民国报纸公启之中,与唐绍仪、吴涤宣等同列为慈善、医疗机构董事,应该也是中山唐家旅沪代表,其家宅也在老靶子路。在唐吴举办婚礼后的1913年6月,唐绍仪应该正式搬入老靶子路西首那幢大宅之中了。不过可以推测,唐绍仪1912年民元罢总理位来沪,已经在吴宅住下,前引卢永祥于1912年夏天给唐绍仪的抄件已经寄到这里。

信封上最早透露那里是“吴公馆”信息的,是唐的老部下、唐内阁时国务院秘书但焘。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,但焘复出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,其在1916年秋冬,给唐绍仪来了多封长信讨论时政,信封俱为老靶子路“140号吴宅”<sup>③</sup>。又,1919年端午前,唐家收到“德发福记”开具的一张发票,商品名是“黑铁烟通条”,一块半。<sup>④</sup>“烟通条”大约是清理烟斗的配件,可能是吴家人买的,所以抬头亦是“吴公馆台照”。

所有关于门牌及房产信息的最直接论述,还是持有者本人最有数。唐档中有多封丈人吴涤宣致女儿吴维翘信,因来信时间皆在20世纪20年代末(唐档编年似有误),地址全写244号,而信中同时还有重要的房产流转信息,兹详考吴涤宣致女儿吴维翘几通来信及电报。<sup>⑤</sup>

唐档第27、28册有4封吴涤宣父女通信,两封唐档编纂系年为“1926年”似误;另两封则无系年。4封信编排两两相连,书信署日期为农历,第一封(简称信1)署“二月廿七”;第二封(简称信2)署“四月初十日”;第三封(简称信3)署“五月廿六日”,并附林某五月廿五来信;第四封(简称信4)署“七月初八”。

① 吴涤宣,一作吴涤孙,粤语音同。上图编“唐档”作“吴涤公”,误。

② 《唐绍仪来沪续弦》,《时报》1913年5月21日,第13版。

③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4册,第11825—11850页,共三通;第11870—11873页,一通。

④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5册,第1256页。

⑤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: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,第13499—13540页;第27册,第13658—13663页;第28册,第13992—13997页;第28册,第13999—14003页(含电报)。

其中，信1“二月廿七”及信2“四月初十日”两封，从影印邮戳判断明显同年；而保留下来的上海邮局收信戳纪年，虽不甚清晰，但判断年份应在“23”与“29”两者之间。同时，信1收信戳时间为4月11日，而信2收信邮戳为5月23日。信1“二月廿七”末尾云：“我前数月已觉身子大退步，又再追远的而言，民国十五年冬，入宝隆医院后，大肉渐渐收束；至十七年春，已得一棚骨而已。”<sup>①</sup>宝隆医院在上海，为国立同济大学附属医院，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今上海长征医院。信1提到民国15（1926）年与民国17年，皆为吴涤宣自述“追远而言”，则此信1去1928年已有时日，绝不可能为1926年所作。

信2“四月初十日”末尾有云：“冯蒋已开战，远行有无障碍？但舆论观察传蒋胜云云。广西军有如许之人帮助，而不能入粤，此诚天数也。或集合军队复出长江，助冯对付蒋云云。匆匆即问。”<sup>②</sup>则信中所叙“冯蒋已开战”，即为1929年5月中旬，冯玉祥自任西北路总司令通电讨蒋之事。查1929年农历四月初十日，为公历5月18日，此时冯方通电不久，吴涤宣在香港即已闻之。从1、2两封信编排及内容来看，两信皆出自1929年。

从3、4两封信及别人附信、电报的编排来看，同样为前后时间相连。其中信3“五月廿六”中有言：“粤桂之军事已定，前者桂军在粤则李济深，在两湖则李宗仁，在北方则白崇禧，共有兵三十万，何等势严。数月间倒得干干净净，皆因广西人心里，浅小狭隘，无人才也。”此即1929年春夏间的蒋桂战争，桂系主力被逐出湖广，则3、4两封信与1、2两封同样书于1929年，前后相去皆在半年之内，所涉内容亦皆连贯。

如此，则重新审视第一封“二月廿七”吴涤宣从香港来信，一开始言彼时与身在香港的唐绍仪（吴呼之“老四”）相见，后言发现自己清晨便血，送医后检查断为胃癌（自述“照出胃有cancer”）。今天的诊断学多支持便血多见于下消化道出血，胃癌伴随肠道位置病变可能性很大。因病情而谈及女儿未来，吴父提到了那处宅子：“靶子路屋事，我愿完全过户与你，殊无问题，而阿勋之意亦然。然你可问营业过户之办法手续，应签之过户字据，做好全副，带来俟我签字便是，此乃最干净之手续，作卖出之办法，比之做嘱书尤好，因拖泥带水，字句斟酌，甚多出入，余俟面谈。”<sup>③</sup>

信中“阿勋”为吴维勋，字秋孙，吴涤宣子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毕业，主攻畜牧学<sup>④</sup>，1913年10月娶盛宣怀长子昌颐二女儿盼曾，后早逝。<sup>⑤</sup>此信内容直白，唐吴结婚十余年所住沪北老靶子路住宅，在唐氏即将搬离之20世纪30年代晚期，仍属于其丈人名下，其妻吴维翘在父亲身体欠佳之时，方有资格办理转移过户。不过吴涤宣也不希望立遗嘱解决房产之事，因为那样“拖泥带水”又“甚多出入”。相似地，还有三四两封信后所附电报，电码译文为“巴子路二四四，唐。渐平安。叫营业照，卖屋过户，造齐带来签，涤”<sup>⑥</sup>，电文虽然缩略，但其卖方过户信息，依然非常明确，吴涤宣要把老靶子路房子过户给女儿。此时的唐绍仪，于是年春与吴涤宣同时出现在香港，之后行程虽然未清晰，但很快便回到家乡中山建设模范县。不过，老靶子路旧宅在之后几年间依然收到同僚老友来信，看来唐绍仪任模范县长之后，还不时回到上海居住。

①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，第13504页。

②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，第13663页。

③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，第13503页。

④ 参见《益力诺大学中国学生农学会述略》，《申报》1913年3月4日，第8页；另见《Mr. Tang Shao-yi's Relative to Wed（唐绍仪亲戚的婚礼）》，*The China Press*，1913年10月24日，第12版。

⑤ 参见盛承懋：《盛氏家族 苏州·留园》，文汇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95页。

⑥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8册，第14002页。

### 三 姻娅之间

这套房子曾要出售的计划或者流言，引起同住族人不满意，最终发展到在《申报》上刊登诉讼，颇为狼狈不堪。原来，屋主人吴涤宣有子名维荃，娶宁波周芝君，生有一子绍琦。维荃在1920年前后去世，周氏遂在吴家孀居，地点就在老靶子路吴宅。不知何故，周氏对吴涤宣不满，自1925年开始频繁起诉吴，理由中重要一条是“不充分赡养”，要求分割财产，并登报申明。<sup>①</sup>前几次登报诉讼的影响似乎非常有限，也未有任何执行，周氏亦仍然住在吴宅之中。直到1928年初，《申报》一篇长篇报道《妇人控请离异案限期和解》披露详情，多少引起一些波澜；《民国日报》与《时报》也有相似报道。

不过，或许是报人演绎过头，报道错误百出，被告身份也搞错，惹得周女士又出来辟谣，可谓家丑外扬、一地鸡毛。《申报》报道中牵扯到吴家女婿唐绍仪之后，似乎让局面变得有点不可收拾，可见《申报·妇人控请离异案限期和解》：“原告周芝君即供称，老靶子路二百四十四号至四十七号房屋，系被告产业，被告皆住该屋。蒋律师续称，被告以该屋业卖与唐绍仪。查唐系吴陈氏之婿。”<sup>②</sup>当时家族内有传言要把宅子卖给唐姑爷，这引起了不小的冲突。这幢房子信息“老靶子路244—247号”门牌，与传世信封相符，且其最终转到唐氏之妻名下，无怪乎吴家寡媳会有不满。

但是，这篇报道出来的隔日，周女士便去报馆更正说法，18、19日接连刊登补正，尤以19日内容详细，参见2月19日《来函》：“主笔先生大鉴，敬启者，阅贵报二月十六日本埠新闻《妇人控请离异案限期和解》一则，内有牵涉唐绍仪处。唐氏为鄙人姑夫，待人向甚和平，而对于鄙人尤加重视；今见报载云云，不胜诧异。盖吴涤宣为吴陈氏之夫，而为鄙人之翁姑。原案为请求临时法院，执行前会审公廨所判决之‘被告吴涤宣应给原告赡养费’，及‘原告应住居夫家老靶子路二百四十四至二百四十七号房屋，被告不得使其另行居住’等问题，并无控请离异等情，且以媳与翁姑关系，何致有控请离异之理？务请贵报据实更正，是所至盼，周芝君手启。”<sup>③</sup>

行文上来看，房产与赡养话题，突然涉及唐绍仪之后，原告态度明显缓和，这无疑与唐绍仪的政治地位有直接关系。不过那位周女士材料阙如，其之后的境况俟考。

1929年春，模范中山县训政委员会委员名单中便出现唐绍仪名字，此前，唐已与丈人吴涤宣在香港讨论实业问题。<sup>④</sup>虽然出任中山县长，但唐氏似乎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还是频繁回沪北豪宅居住。1930年2月12日，老靶子路244号唐宅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至唐绍仪的公文，署名是“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委员唐绍仪”<sup>⑤</sup>，可见那时刚刚履新的唐氏，仍然定居在沪北。1930年9月23号，晚清名臣孙宝琦还来函寻求唐氏接济。<sup>⑥</sup>几天后的10月2日，时任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，去信老靶子路，向时任复旦校董唐绍仪请辞校长位。<sup>⑦</sup>虽然今天看不到唐的回函，但李校长最终留任继续执教复旦，或许也可见当时唐绍仪的态度。再往后，唐档中的信函阙

① 参见《公共公廨讯案汇录》，《申报》1925年10月17日，第12版；《公共公廨讯案汇录》，《申报》1926年3月2日，第15版。

② 《妇人控请离异案限期和解》，《申报》1928年2月16日，第15版。

③ 《来函》，《申报》1928年2月19日，第15版。

④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7册，第13503页。

⑤ 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8册，第13879页。

⑥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8册，第13926页。

⑦ 参见上海图书馆编：《上海图书馆藏唐绍仪中文档案》第28册，第13933—13939页。

如，1932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前，唐氏应已离开上海，举家迁往家乡中山。

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爆发，这栋唐宅突然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，因为那里地近火车站，被日寇强占为前线指挥所。《新闻报》报道：“北河南路底由美海军接防，日军退至福生路（今罗浮路，今天静安虹口间界路）口。唐绍仪宅、日军司令部他迁。”<sup>①</sup>由此可知，战时这里曾被当作日军前线指挥部。远在中山老家的唐绍仪，似乎并不太清楚旧宅在战时的遭遇。战争结束后，《精华日报》报道中提到：“曾一度宣传将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之唐绍仪，迩来其行踪至为飘忽，唐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置有住繁宅一所，建筑尚称堂皇，此番日兵在沪侵袭，炮轰弹炸，唐之住宅，亦为日机损坏一隅。唐氏闻此消息，颇为愤懑，曾扬言上海日兵一日不撤退，本人一日不返沪，至于此一所住宅，目下决不着力修葺（原作茸，径改），以作日军在沪破坏之纪念品。”<sup>②</sup>此种报道，如不是小报杜撰之言，那就是两地相隔甚远，唐绍仪无暇顾及上海房产。这篇报道似乎也是老靶子路唐宅最晚出现在文献之中。此后唐绍仪辗转粤沪之间，晚年被弑于法租界后，亦鲜有人再提及此处旧宅。1949年后此宅沦为民居，不复被人提起。

## 结 语

沪北一地尤以虹口一带，为民国时期广东旅沪人群集聚地，诸多知名粤籍大佬皆曾长期生活在此，今接近虹口区西缘的唐绍仪旧宅周边，同样处于这一文化圈之中。唐绍仪1913年夏迎娶吴维翘的场所：同为老靶子路上的宸虹园，为佛山著名富商赵岐峰之子赵灼臣所建的私家花园，距离唐家吴宅不过200米。几天后唐绍仪女儿唐宝玥出阁嫁顾维钧，以及同年10月吴涤宣子维勋迎娶盛家小姐，同样都在这座花园之中，可见吴、唐与赵家间紧密的联系，以及当时旅沪广东社群的凝聚力。

1911年12月30日，即将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曾造访赵家花园，他此来有意通过临时政府官员伍廷芳（新会）、温宗尧（台山）以上海广肇公所董事的身份，向旅沪潮粤富商借款，以缓解拮据的财政状况<sup>③</sup>，伍廷芳还是唐绍仪与顾维钧两场婚礼的主婚人。民国时期宸虹园内唐、孙、伍、吴、温、赵等粤籍大佬们的相交互动，无疑可视为沪北虹口一带旅沪粤籍社群社会生活的缩影。

关于民国旅沪广东人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方面的贡献，研究颇多，本文仅从地方史角度考证唐氏居所所在及其日后变迁，为日后唐绍仪研究及旅沪粤人活动空间的考察添一个注脚。而今天包括沪北唐宅与宸虹园遗址，甚至是武进路（老靶子路）历史风貌区，在旧城改造的浪潮中得到保存，则地方史与档案文献研究的成果，应赋予这些历史场所更多意义，成为勾连地方史志与现实城市文化空间的重要纽带，让更多人关注到地方志研究的现实意义。

（作者单位：虹口区档案馆、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）

本文责编：周 全

<sup>①</sup> 《北河南路底由美海军接防》，《新闻报》1932年2月10日，第3版。

<sup>②</sup> 《唐绍仪虹口之住宅》，《精华日报》1932年4月14日，第2版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宋钻友：《“中国的达林顿勋爵府邸”：赵家花园往事》，《文汇学人》2017年9月1日。